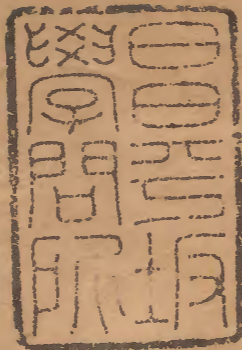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禮三
禮四
禮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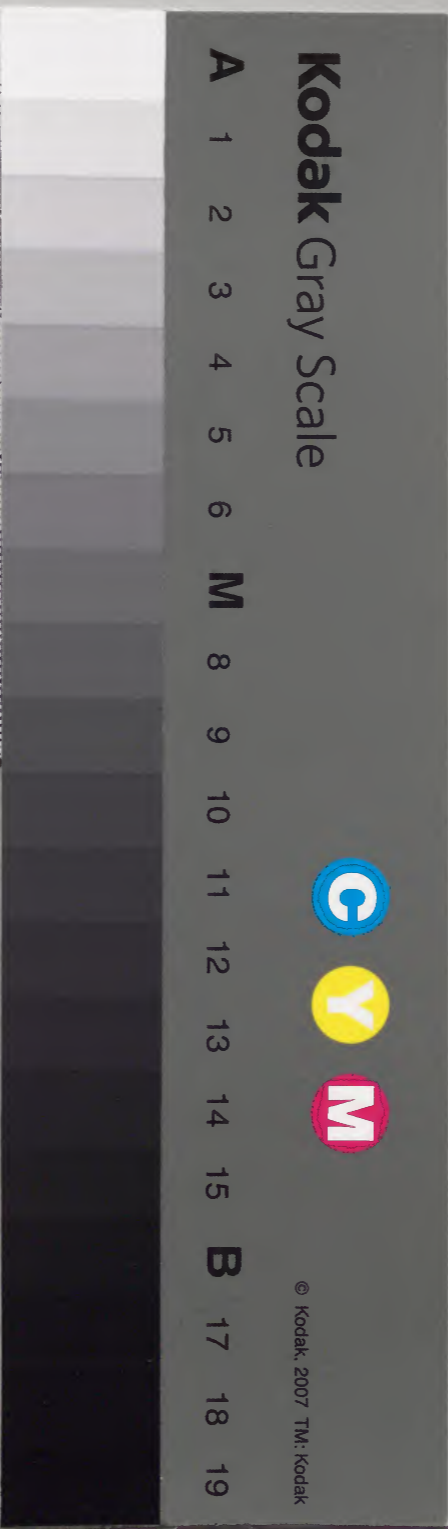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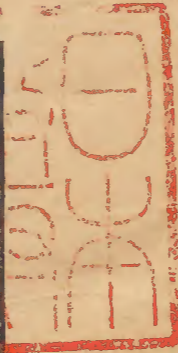
		九	四	漢
		二	七	書
		二	〇	門
		四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	
八	四	書	
二	一		
七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20)	
函號	298	256	

編十一





朱子語類

淺草文庫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宋振基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三

統論周禮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
學者看

李方子錄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
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
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
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
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不知何氏錄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
禮是周公遺典也

廖德明錄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
語辭多理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

看此時文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
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

葉賀孫錄

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
徐元德作上半冊卽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
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
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
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
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
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
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

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又云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做秦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秘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爲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

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于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不知何氏錄錄中然亦有杜撰錯說處李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錯總互見事必相關處却多含糊或客行人之官三句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于司寇錄中土地疆域之官三句儒用錄云懷方氏辨正封疆之事當屬地官而乃領于司馬錄中蓋諸侯有變三句儒用錄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馬主兵有威懷諸侯之意故也錄中存其疆域之定制儒用錄作正其疆域之

制定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萬人傑錄

禮學多不可考蓋為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稍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吳必大錄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為已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

金去偽錄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錄十五卷中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楊道夫錄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為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

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

邵浩錄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錄九卷中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沈僴錄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

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
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
了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
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
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
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樣他是各
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
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
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

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
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
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
恁地闊這箇也是勢着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
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
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
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
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
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
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
只存畱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畱作甚麼恁地則一

先子言類
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四伯那七十來同却不
知畱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
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
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
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
是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
解封得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
且恁地放鵬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卿曰府
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
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

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
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
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
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
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
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
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
黃義剛錄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
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
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萬人傑錄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

李閔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

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李閔祖錄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

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
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
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
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
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
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田
則用溝洫起賦斂則依井

李方子錄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

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
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
必簡故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
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
無時無之其受屨爲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
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
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
及其羨其受屨爲氓者固與內地之名異也六尺
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
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

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
不知何氏錄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卽伍也五比爲閭閭卽兩也四閭爲族族卽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

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萬人傑錄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

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巳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

陳淳錄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入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

黃卓錄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萬人傑錄

王出戶則宗祀隨之出門則巫覡隨之

陳文蔚錄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
方勝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寃民許擊此石如今
登聞鼓唐人亦有勝石
陳文蔚錄

統論儀禮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李儒用錄字仲乘岳陽人已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卅卷中

陳正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
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
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
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葉賀孫錄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疎漏處高氏送終

禮勝得溫公禮

黃義剛錄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
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
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
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
焉

黃義剛錄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

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君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輔廣錄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

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

葉賀孫錄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輔廣錄

葉賀孫錄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

于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
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
譌謬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
散見于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
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
一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
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
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
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
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
元而頗加詳備及正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

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沈儻錄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畧可行亦不

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
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問士冠禮筮于厝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

卜占曰吉旣無筮而卜禮畧何也曰恐卜筮通言
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旣詳其筮則於昏禮
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
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戒女止有其辭而不
言於某處之類

萬人傑錄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

黃義剛錄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葉賀孫錄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如今人善為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為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

萬人傑錄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茫然不相關不啻如

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春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葉賀孫錄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

重用木司便馬儀用帛

做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

曉這箇意思

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九卷中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然子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可行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錢木之錄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可見

黃義剛錄

統論小戴禮記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日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甘節錄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輔廣錄
錄中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句下李方子錄有云以是知禮記亦出于孔門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思定辭民哉茲及上堂聲必揚入戶必下戶皆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李方子錄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

久不決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
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
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
包揚錄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
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也曰
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
且只得如注說

金去偽錄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
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

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
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
萬人傑錄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
可了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
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錄中自可了句下陳文蔚錄有云問二
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統論大戴禮記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
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黃義剛錄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

尚有零碎好處在

輔廣錄

朱子語類

禮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吳 煒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四

統論諸說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
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黃芻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
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

理會處

吳必大錄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陳淳錄

錄中鄭康成是箇好人黃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啟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之亦不改只作蠶蛾子云如蠶種之生循環不息是何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

也若不改成甚義理

余大雅錄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葉賀孫錄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又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

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

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林夔孫錄同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黼裳形裳之屬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指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

麟與文成致麟但某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
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揜采因言馬子莊
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
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
駒等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啟母石之說政如
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

黃義剛錄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
說得亦自好

黃義剛錄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于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

周回于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
鄭可學錄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
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
禮內有

李方子錄

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
本朝刪去此條

李方子錄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
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

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

黃義剛錄

錄中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李方子錄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黃義剛錄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生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爲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

黃義剛錄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爲骨

李方子錄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
昭信任文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
其學似最優說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
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爲一書
輔廣錄

王侍郎普禮學律歷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
言非出私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
確極不易得林黃中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
髴都是杜撰或言福州王繼道樞密祖舜與伯照
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書不曾理會這功夫是時

福州以理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
某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
劉說話極仔細有來歷可聽某嘗問以易說其解
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
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
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

沈備錄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
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
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
得也是一事

不知何氏錄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于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嘗謂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于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子

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資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爾孔子居衛最久所以于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爲國孟子之時徒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爲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爲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

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限不知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爲寓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爲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爲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用必不會再貢之於天

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寬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在于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于列國之大夫當時爲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爲士三命爲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爲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

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爲也則士之
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
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
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
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
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

沈儼錄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
教胄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
敷五教是欲使人明于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
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

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
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樂事
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
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
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
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
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
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
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
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尙且由人到律和

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
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
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
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陳文蔚錄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
黜之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絕句是以辟之命銘
爲烝彝鼎舊點以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
以君之命銘烝彝鼎最是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
日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

一句爲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
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可績三載皆當
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
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

葉賀孫錄

禮編纔到長沙卽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
且不爲久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
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
教來今日休矣

葉賀孫錄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

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
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
名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
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
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

沈儻錄

問冠婚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
溫公書儀人已以爲難行其殺饌十五味亦難辦
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
器曰本朝只支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
曾立廟用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

亦怪不如著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
詳

鄭可學錄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
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
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
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
禮却最易行

葉賀孫錄

錄中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陳淳錄云欽夫嘗在
廣西刊三家禮錄中最易行淳錄云只一家事錄
中如昏禮下兩句淳錄云礙兩家如五兩之儀須
兩家是一
樣人始得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
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
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
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
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
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
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
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
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
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爲婦
及不可爲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

至此方送還母家

葉賀孫錄

泳居喪詩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
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
曰考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
與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儀禮文字半日類
禮書亦不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
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川尙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
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
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也庚申二月
既望先生有書與黃寺丞商伯云伯量依舊在門

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
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爲人事書尺妨廢
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
能留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
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爲道意得其一來爲
數月留千萬幸也作書時去易簣只二十有二日
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黃直卿屬
李敬子招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三山
楊志仁反復所成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卽死尙幾
有以遂此志也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服議漢儒自爲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爲宗禮記
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

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
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

卽浩錄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
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
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
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
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楊驥錄字子昂建寧人已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
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
五歲饒錄十三
卷十四卷中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

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與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

葉賀孫錄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祭儀庶羞麩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

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韓魏公禮不同

包揚錄錄中或主婦云云葉賀孫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為亞獻弟婦得為終獻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輔廣錄

朱子語類 禮四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車鼎豐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五

附論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後方始飲福受祚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

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
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
撰墓祭禮卽是周禮上自有了
葉賀孫錄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
爲司理爲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
太在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
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

鄭可學錄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
只於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爲服至尊之服冠有數

樣衣有數樣所以當來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著
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
齊重叠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自有古人做
未到處如古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熬黍
稷於棺旁以惑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
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爲固要拘三日便
殯亦難喪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
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
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
重大利害處却没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
簡沽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

葉賀孫錄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不知何氏錄
沈憫錄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

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

黃義剛錄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

細商量
胡泳錄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

日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
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錄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畱寒泉殯所
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
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
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
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
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葉賀孫錄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

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
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
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
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葉賀孫錄

風之爲物無物不入

因解異
爲風

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

間都吹塌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
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
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
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
於某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爲地之善

故有此響父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爲地之不
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
處正當壙前之籠壙今捲塼爲之棺木所入之處
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
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不知何氏錄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
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葉賀孫錄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
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葉賀孫錄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
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
焚真衣之類爲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
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
到收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黃芾錄

謁先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
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葉賀孫錄

或問祖宗非仕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

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
不曉得

黃義剛錄
錄中公曉得不曉得陳淳
錄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
椅上如一派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
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
包揚錄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
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
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

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
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
似橫渠考得較仔細

章伯羽錄字蜚卿甌寧人庚戌所
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

段示之

葉賀孫錄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
排定祔祭旁觀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爲大
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
排在廟却各從昭穆附

包揚錄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嫂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包揚錄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

曰夫婦同牢而食

陳文蔚錄

夫祭妻亦當拜

黃義剛錄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爲一櫛如何曰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爲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櫛乎

陳淳錄

堯卿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耐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爲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

黃義剛錄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爲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

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待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沈備錄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陳淳錄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重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

陳淳錄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名諸生餽李丈問日夜來之祭飲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腎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炙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設

陳淳錄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

又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

葉賀孫錄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註與宗廟一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

陳淳錄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
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
所開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會用帛
不知何氏錄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
用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葉賀孫錄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人之辭府君
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黃義剛錄
陳淳

錄同

問左右必竟孰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
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
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
偏將軍處左喪事尙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
如此則吉事尙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
所爲乎

輔廣錄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
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
却有等殺今著公令從事卽以下庭參不拜則以

上者不庭叅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將赴莆田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叅官令錄以下往往皆拜惟職官不拜所以著令如此

廖德明錄

因問欲使士人爲宰相吏升降揖遜不拜否曰古人皆有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爲班首與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

宰相於何處

包揚錄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堦墀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尙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爲官長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爲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叱

之可也
葉賀孫錄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
至五十後莫論官休

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
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一卷中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
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
及見前輩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
沈憫錄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
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包揚錄

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著處

輔廣錄

今人契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

包揚錄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包揚錄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北人
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

包揚錄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

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
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不恭也今
人不然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
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二十二卷中

問盤坐于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
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
畫圖可見古人密處未見得其疎卽是如此管寧
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
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
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

陳淳錄
錄中古人席地三句徐寓錄云古人亦只跪坐未

有盤坐錄中古人密處未見得二句寓錄云古人
樽節處自
如此密

凡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

周明作錄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
畧載又多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
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

呂意錄字德昭南康人已未所聞先
生七十歲饒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今之表啟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爲重於啟也然用啟字則有義理用覆字却無義理啟乃開啟之啟覆爲審覆之覆如三覆奏謂已有指揮更爲再三審覆之也

輔廣錄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訛罵前輩只云某啟啟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所再拜其來已久問啟文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跽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所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

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之拜以稱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頗合於古

萬人傑錄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距中原父遂以爲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距伯遂以爲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距非張乃

某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
輔廣錄

朱子語類 禮五終

天保辛卯

